

陶渊明的文学世界

孙晓明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陶渊明的文学世界

孙晓明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陶渊明的文学世界/孙晓明著.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2

ISBN 978-7-5325-6716-4

I. ①陶… II. ①孙… III. ①陶渊明(365~427)—
文学研究 IV. ①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69150 号

陶渊明的文学世界

孙晓明 著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 www.ewen.cc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经销

上海颀辉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6.25 插页 4 字数 160,000

2013 年 2 月第 1 版 201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100

ISBN 978-7-5325-6716-4

I·2644 定价:22.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公司联系

目 录

引言.....	(1)
第一章 问君何能尔 心远地自偏.....	(5)
第二章 云无心以出岫 鸟倦飞而知还.....	(20)
第三章 人生归有道 衣食固其端.....	(37)
第四章 泛此忘忧物 远我遗世情.....	(49)
第五章 此中有真意 欲辩已忘言.....	(72)
第六章 先师有遗训 忧道不忧贫.....	(90)
第七章 刑天舞干戚 猛志固常在.....	(112)
第八章 聊乘化以归尽 乐夫天命复奚疑.....	(123)
第九章 奇文共欣赏 疑义相与析	(135)
第十章 敛襟独闲谣 缅焉起深情.....	(149)

附录

陶渊明的人物传记.....	(159)
《饮酒》解析.....	(167)

后记.....	(196)
---------	---------

引言

中国的文学批评有一种传统方法，叫做“知人论世”。此语出自孟子的《万章》，他老人家是那么说的：

一乡之善士斯友一乡之善士，一国之善士斯友一国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

他原本谈的是交友，而非文学批评，因为论及与古人的交往（孟子所谈之交友，属于人的修身内容，故而，今日之“善士”不仅要与今日之“善士”交往，而且要与上古之“善士”交往，此谓“神交”），而与那些人的交往，其途径似乎只有通过他们留下的文字，于是，顺及谈了谈与阅读相关的话题。其论述目的，仍在于尚友，颂其诗，读其书，是为了知其人。他的顺带一说，没料却墙外开花，尚友之道转而成了论文之方，如清代大学问家章学诚所云：“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论古人之辞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处，亦不可以遽论其文也。”^①知人论世，最终成了我国文学

① [清]章学诚《文史通义·文德》。

批评领域的一个重要原则,代代传承,影响极为深广,甚至说它开创了中国古代批评史上一个占据了主导地位流派,亦不为过。

此种方法如今依然盛行,而我却不以为然。我个人有一个不甚成熟的观点:倘若把作者与作品的关系视为父母与孩子的关系,那么,后者虽然出自前者,但是,当其一旦脱离母体呈现于世,便与自己的父母脱离了肉身的联系,成为一条独立的、活生生的生命。你喜欢他(她),欣赏他(她),是因为他(她)自身,而非他(她)的父母。当然,你可以因为喜欢他(她)而对其父母说几句恭维话,甚至喜欢上他们本人,但是,你大可不必把两者牵扯到一块,以为只有理解了他们,才能真正欣赏他(她)。任何一个孩子,都与自己的父母有相似之处,同样的,任何一个孩子,都不是自己父母的复制品。你可以通过父母去认识一个孩子,但是,你无法凭藉前者去真正理解后者,更谈不上真正欣赏后者。钱锺书对此有过一个不无戏谑的比喻,他把作者比作母鸡,把作品比作母鸡所下的蛋,并对要求采访他的人说,你们既然已经拿到了鸡蛋(意为读过他的作品),又何必再亲眼目睹那只下蛋的鸡呢。作者生活于一时一地,而作品的意义能够超越时空。与作者相关联的事实,或许能帮助你了解作品字句间的意思,但是无法让你的思维穿越它们的诗意空间。在中国文学史上,许多流传久远的优秀作品,作者早已经失传,创作年代也有争议,如《诗经》、《古诗十九首》、李陵与苏武诗、《敕勒歌》、《孔雀东南飞》等,但是,这丝毫无损于一代代读者对它们的理解、欣赏与喜爱,无损于它们艺术魅力的闪现。而另有一些无名氏之作,由于依附于某位著名作者,其意义反而融入他的其他作品,与后者整合为一个完整的文学现象呈现于世人眼前,比如庄子的《肱篋》,屈原的《渔父》;托名于岳飞的《满江红》则是个另类例子,其意义与

岳飞的个人身世整合为一个完整的文学现象——词作者之所以托名于岳飞，或许是想以此来激励世人与入侵异族抗争的勇气与信心。

由此，引申出我的另一个观点：文学与现实相关，甚至你也可以说它来自现实，但是，当它一旦成形，便超然于现实之上，成为一个自足的世界。文学是历代作家用自己的想象堆积成的一个专属于人类精神领域的崇高殿堂，它有许多功能可以在人类现实生活中发生影响，但是，从本原上看，它寄托了人类的理想，体现了人类的自由意志，以及对于摆脱现实束缚的永恒追求。

运用上述观点去解读陶渊明与他的作品，在我的眼里便出现了两个陶渊明——一个是中古诗人，生活于晋、宋之交，享年六十多岁（也有人说他活了五十多岁）；另一个则是与一些特定作品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人物形象，其中包括一百多首诗、十余篇文章，或许，还应该加上几件流传广泛的逸事趣闻。他是它们的作者，虽然说他创作了它们，但是，他的意义却取决于它们，是由它们界定的。它们构成一个自足的文学世界，从中衍生出“他”的全部意义。前一个陶渊明生活于彼时彼地，一个曾经的现实，并且已然作古，后人无法真正认识他，甚至连他名甚字甚，也没完全弄清楚^①；后一个陶渊明则是一个文化符号，其意义伴随作品的流传而亘古长新，永久性地存留在一代又一代读者的记忆中。

我要论述的陶渊明，无疑属于后者。他不一定是真实的陶渊明，但是，在读者的阅读经验中，他与《归园田居》、《饮酒》、《归去来兮辞》、《桃花源记》等经典名篇共生存，具有鲜活的人格魅

① 关于陶渊明的名与字，有如下数种说法：名潜，字渊明；名渊明，字元亮；名潜，字元亮；名元亮，字深明。参见《宋书》等正史以及萧统的《陶渊明传》。

力——那是他们唯一认识并且能够看清楚的陶渊明。或许，他比真实的陶渊明更加真实也未必可知。如果有人因此指责我说，你违背了中国文学批评的伟大传统，主观臆测，企图标新立异，那么，我的回答则是，此言差矣。我的论述虽然违背了“知人论世”的伟大传统，但是符合中国文学批评的另一个伟大传统：以意逆志。在作者与作品的二元关系中，“以意逆志”与“知人论世”的思维方式正好相反，两者互为补充，相得益彰。而我之所以选择前者，是因为对于解读文学作品而言，与“知人论世”相比，我更看重文本自身；进而言之，与历史上那个真实的陶渊明相比，我更看重的是在那些作品中所呈现出的抒情主人公形象。

第一章

问君何能尔 心远地自偏

陶渊明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位著名隐士。说隐士而著名，本身带有反讽意味，但是，中国的隐士，真有不少闻名于当世乃至于闻名于后世者。那是一种颇为特殊的历史文化现象，我不打算在这儿就此问题展开论述。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通过文学作品为后人知晓的。有的人因为自己的行为而化为常用的文学典故，有的人则本身就是诗人，用作品给自己留下了声名。陶渊明无疑属于后者，并且由此也步入前者之列，与他自己所欣赏与仰慕的许由、巢父、伯夷、叔齐、商山四皓等一千人，一起成为后人所熟悉的文学典故。

南朝时期的文人对陶渊明文学成就的评价不算太高。萧统编《文选》，只收入他的几首诗和《归去来兮辞》。钟嵘在《诗品》一书中，把诗人分为上、中、下三品，置陶渊明于中品，而刘桢、陆机、潘岳、张协等人，文学成就以及对后世文学的影响不及他远甚，反而被列入上品。尽管如此，但萧、钟等人论及陶渊明，仍然不乏赞美之辞。萧统亲自为其写传，谓之“善属文，颖脱不群，任真自得”。钟嵘则誉之为“隐逸诗人之宗”。隐逸算不得正统，所以不入一流，但好歹封了个祖师爷的名号，也算是在尽可能的



范围内给了他极高的评价。纵观一部中国文学史，钟嵘此语并不为过。在他之前乃至之后，身为布衣而文学成就超越他的，几乎没有。倘若“隐逸”也算中国诗歌史上的一个流派，那么，筚路蓝缕，以启山林，陶渊明功不可没。

从字面意义看，所谓“隐逸”，指的是远离现实。中国的文人一旦与“隐逸”沾边，被打上隐士之印记，一个显著的特点便是与官场无缘而非与现实无缘。所以，中国之隐逸文人，不一定远离现实——事实上，绝大多数隐逸文人生活得有滋有味——但一定得远离官场。生活于现实，衣食住行，你无法摆脱，唯有官场，进退出处，判然分明。隐士

的另一个特点是他们都有自己独特的精神追求。倘若你想成为一名隐士而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那么，你的脑子肯定出了问题；倘若你被世人称为隐士而恰恰没有自己的精神追求，那么，世俗的评判标准肯定出了问题。“隐逸”一词，“隐”而“逸”，本身就能给人带来精神上的享受——飘飘然，潇洒脱俗，过着闲云野鹤般的生活。所以，对隐士而言，在“肉”的层面，官场与现实之意义相仿佛，而在“灵”的层面，官场与世俗之意义相仿佛。其远离世俗之现实，归结到底一句话，就是远离官场。

对官场的厌恶源于身临其境的体验。倘若终生游离其外，一如隔岸观火，看到的景象总不真切，于是心中生出的那份感觉则不可能透彻，与隔靴搔痒相差无几。根据史料记载，陶渊明前后做过几任小官，断断续续，加起来有十来年时间；隐退后，又几次辞退刘宋王朝的委任。虽然他在诗中有过“三十年”之谓，但是有人说那是虚数而非实指，只是为了形容其漫长；也有人说“三十年”其实应该是“十三年”，属传抄之讹，后者才是他出仕的真实年份。不管怎么说，他一生断断续续只做过十来年小官，似乎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为学界所认同。十几年时间，不算短了，体会不可谓不深。一世人生，能有几个十几年？然而，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在他的诗文中，几乎没有这一方面具体内容的披露。你厌恶它，厌恶它什么呢，总得有个前因后果呀。可他就是不明言，只是反复申说，自己喜欢自由自在，对名利没有欲望。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

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

——《归园田居》(其一)

喜爱自然山水成了他的天性，他把官场比喻为“尘网”，说自己误入其中，如同“池鱼”、“羁鸟”一般，因此日夜渴望回归大自然。一个人手脚被束缚，感觉不可能舒服，倘若心灵受束缚，则更难受。说陶渊明从未说出自己厌恶官场的理由，似乎也不尽然，而他唯一的理由就是做官束缚自己的天性，让自己不舒服。名利有了，人格没了——当然，更多的人不仅人格没了，连名利都没有。这种情绪弥漫于他的诗文，成为陶氏文学风格的一个显著特征。

陶渊明的最后一任官职是彭泽县令。据他自己称，那是他自己争取的，因为离家近，有酒喝，当然，更可以养家糊口——即便有了上述种种理由，他也只在任上呆了短短的八十余天，便毅然挂冠而去。关于此番辞职的理由，《宋书》、《南史》之《隐逸传》均有记载：

郡遣督邮至县，吏白应束带见之。潜叹曰：
“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即日解印
绶去职。

这一则逸事流传久远，一直为喜欢陶渊明者津津乐道，并且由此而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最著名的佳话之一。它与他的诗所展现出的陶渊明形象是如此吻合，以至于人们只要一提及“陶渊明”三个字，马上就会联想到那个不愿为五斗米折腰的耿介文人。而且，它比那些诗更直接地道出作者厌恶官场的理由，与其人格魅力相映成趣——媚颜屈节，夤缘附势，心里怎能够舒坦，于是愤然离去，宁愿做农夫，也不要这顶乌纱帽了。

那只是个传说，真实与否，后人不得而知。上述《隐逸传》之引文，接下去另有一句话，“赋《归去来》”。然而，就在此赋的序

里，作者本人讲述的挂冠理由，却与史书记载不同。

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尝从人事，皆口腹自役。于是怅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寻程氏妹丧于武昌，情在骏奔，自免去职。

无论何种理由，说到底，都是性格方面的原因。混迹中国的官场，你得长袖善舞，方能左右逢源。这种事他做不来，他不愿意瞧人脸色行事，天性如此，强扭也不行。你可以说他脸皮薄，但是，他这个人确实不适合做官。与做官相比，回归园田无疑是更好的选择，而奔丧则成为此举成行的一个藉口。

关于陶渊明为何辞去彭泽县令，于是有了两个版本，孰是孰非，至今尚无定论。立足于文本，我更愿意相信陶渊明的自述。没有其他理由，只是因为通过他的诗文去认识与理解陶渊明这么个人物，是我为写作此书而定下的准则，我必须恪守。与之相比，真实与否，倒是其次的事了。同时，我也非常欣赏那个不愿为五斗米折腰的传说，陶渊明之人物形象，因为有了它的勾勒，在世人的想象中更加清晰感人，它与陶渊明的自述在精神实质方面一脉相通。倘若事实真的与之不符，它只是后人的臆造，那么，如果没有陶渊明诸多诗文所抒写的那种心志与情绪，臆造者很难有此创举。这一个传说，已经成为陶渊明人格形象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深深烙印在后人心中。

辞去彭泽县令，成为陶渊明一生的分水岭。在此之前，他亦官亦隐，在生计与追求理想人格之间辗转纠结；在此之后，他纵情山水田园，种田、喝酒、写诗，成为一名彻头彻尾的隐士。《归去来兮辞》，是他人生转折之重要关头的一份宣言，全文如下：

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瓶无储粟，生生所资，未见其术。亲故多劝余为长吏，脱然有怀，求之靡途。会有四方之事，诸侯以惠爱为德，家叔以余贫苦，遂见用于小邑。于时风波未静，心惮远役。彭泽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为酒，故便求之。及少日，眷然有归欤之情。何则？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尝从人事，皆口腹自役。于是怅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犹望一稔，当敛裳宵逝。寻程氏妹丧于武昌，情在骏奔，自免去职。仲秋至冬，在官八十余日。因事顺心，命篇曰《归去来兮》。乙巳岁十一月也。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

舟摇摇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瞻衡宇，载欣载奔。僮仆欢迎，稚子候门。三径就荒，松菊犹存。携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园日涉以成趣，门虽设而常关。策扶老以流憩，时矫首而遐观。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景翳翳以将入，抚孤松而盘桓。

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

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或命巾车，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寻壑，亦崎岖而经丘。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羡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

已矣乎！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胡为乎遑遑欲何之？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

在这一篇赋中，他描写了归家途中以及田园生活的种种场景，抒发自己辞官后轻松愉悦的心情。写田园生活之乐，反衬官场生活之不乐。他称自己的出仕是“心为形役”，并且“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他用“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来形容自己的心志，感慨“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明确道出“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而“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则是自己最终的追求。

此赋文采焕然，抒情言志，自然畅达，深得后人好评。欧阳修曾誉之为晋朝唯一好文^①。晋朝当然还有其他好文章，而欧阳修的赞语则表明了此赋在他心中的地位。欧阳修本人也是一位文学大家，评判文章自有独到之慧眼。另一位宋朝文学家叶梦得则称其中的“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两句为“陶渊明出处大节，非胸中实有此境，不能为此言也”。^②

既然混官场不得志，那就离开，而且离得越远越好。读陶渊

① [元]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卷五引。

② [宋]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上。

明的诗文,我注意到一个现象,即作者经常用到一个词:“远”。

饮 酒 (其五)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

“远”是这首诗的诗眼,后面的描写均承此而来。正因为“心远”,才能感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之幽远意境与生命意趣。

“远”原本指的是两物间的距离。一物不喜欢另一物,于是想办法避开它,远远的,眼不见为净。在中国文化中,有些互相对立的事物,比如,田园与朝市,隐士与官吏,双方均以对方作为自己赖以生存的物理空间。虽然也有“中隐隐于市,大隐隐于朝”之谓,但那只是世人的一厢情愿,嘴上说说而已,而非事实——当然,也有可能是做了婊子又想立牌坊的自我标榜。在中国历史上,就我个人记忆而言,似乎未曾见过一个立足朝市而又超凡脱俗并且具有隐士身份的人。隐士与官吏,本身是一对矛盾,隐士之意义,在于去官场化,在于远离朝市。

陶渊明厌恶官场,厌恶官场所代表的世俗,渴望回归人生的自然状态,摆脱世俗社会对一己之身心的束缚,因而,“远”在他的心里,既代表物理事实,更意味心理空间。所以他在诗中说,自己住的地方其实不偏僻,也就是说不“远”,之所以不与达官贵宦交往,是因为“心远”,而所住之处由于没有了他们车马声的喧

闹,也变得偏僻遥远了。

作为两物间的距离,“远”除了与空间相关,还与时间相关,即意味一个时间点与另一个时间点之间的距离。汉语中有些词,想想也真有意思,由本义引申,生发出一个又一个意义,它们的内容环环紧扣,与本义又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并且往往具有文学意味,或让人浮想联翩,或让人会心一笑。我不清楚“远”之本义究竟应该落实于空间还是时间,但是,两者意义相连,一个“远”字贯穿其中,既表示两物间的空间距离,也表示两物间的时间距离。而与它相关的一些动词,比如“度”啊“越”啊,也能够既作用于空间,也作用于时间了。

如果说一物不喜欢另一物,要想方设法避开它,那么,一物喜欢另一物,当然要想方设法接近它,甚至取媚它。陶渊明不喜欢此时此地之世俗社会、官场人生,避之惟恐不及,而对时间久远之上古社会,则表现得一往情深。中国文人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具有怀古情结。对现世不满,想找一个心有所属的对象,他们往往把目光投向远古,想象那时候政清人和、民风淳朴,并且由想象生出羡慕:“望轩唐而永叹,甘贫贱以辞荣”^①。他们借诗文发泄现实之牢骚,抒写思古之幽情。陶渊明虽然没有写过以“怀古”为题的诗作(三首咏历史人物的作品或为例外),如他同时代人那样,但是,与“遥遥望白云,怀古一何深”^②相似的情绪反复出现于他的诗中。他本人承认,自己对古代的了解仅限于书本,所谓“得知千载外,正赖古人书”^③,但是,他仍然认定,那时候比自己生活的时代好多了:“余生三季后,慨然念黄虞。”^④“中宵伫

① 陶渊明《感士不遇赋》。以下陶渊明作品,均不再注作者名。

② 《和郭主簿》。

③ 《赠羊长史》。

④ 同上。